

城市与国家财富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

著 金洁

译

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

Jane Jacobs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各布斯 城市 - 经济 三部曲

中信出版集团

城市与国家财富

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



译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 / (加) 简·雅各布斯著；金洁译. -- 2 版.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7

(雅各布斯“城市-经济”三部曲)

书名原文：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Principle of Economic Life

ISBN 978-7-5086-8237-2

I. ①城… II. ①简… ②金… III. ①城市经济-经济理论 IV. ①F2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1857 号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Copyright © 1984 by Jane Jeabo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准则

著 者：[加拿大] 简·雅各布斯

译 者：金 洁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1.75 字 数：214 千字

版 次：2018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6-4242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8237-2

定 价：5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献给

贾森·爱泼斯坦 (Jason Epstein)

他以幽默和关爱为此期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目 录

第一章

蠢材的天堂

— 1 —

第二章

回到现实

— 37 —

第三章

城市的腹地

— 59 —

第四章

供应基地

— 79 —

第五章

被遗弃的地区

— 99 —

第六章

技术革命和圈地运动

— III —

第七章

产业迁入地

— 133 —

第八章

涌入没有城市的地区的资金

— 151 —

第九章

被发展遗忘的地区

— 181 —

第十章

落后城市彼此需要的原因

— 199 —

第十一章

城市反馈机制的缺陷

— 229 —

第十二章

导致城市经济衰退的政策

— 267 —

第十三章

困 境

— 301 —

第十四章

漂 移

— 325 —

批注与评语

— 341 —

致 谢

— 367 —

蠢材的天堂¹

¹ 原著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故本书的时间背景及提及的国家疆域等，均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时的概念。——编者注

20 世纪中叶，一度看起来混乱无序、难以控制，令人不快的经济学给我们带来了所有人需要的东西：制造繁荣并使之持续的方法。经济学家和那些接受他们建议的领导人想出了诸多理论，以驾驭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机遇与灾难。这些思考似乎富有理性和预示性，并带有统计分析的证据，政府则以此为借口把发展所需要的目标、技术和资金集中起来，以期实现它们的目标。

出于这样的理想，赫鲁晓夫在出访联合国后急切地提出，到 1975 年苏联经济将超过美国，从而“埋葬”西方。在美国，肯尼迪总统和随后接任的约翰逊总统及其谋士们就像绝大多数美国人那样，认为这个国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经济霸主地位将毫无疑问地延续到遥远的将来。不仅如此，他们还想当然地以为，调控经济的财政手段，甚至经济自身的波动都将消失——不会再有经济大萧条，很快也不会再有经济衰退。而英国也在自以为是地构建先进合理的、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

的福利体系，希望令所有人都获得工作和尊重，并能不断改善国民的生活水准。欧共体在美国的一体化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创建了适合于欧洲大陆的一体化方式，并在其初始的几个成员国之间运行良好。有六七个美洲国家也开始着手采用这种模式。欧洲边缘的一些穷国后来也加入了欧共体，以便分享整个共同体巨大的、一体化的、安全而富足的市场资源，它们满心期望能够实现经济的繁荣。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将加拿大元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货币牢牢地拴附于美元的基石之上。苏联则牢牢稳定了苏联集团（Soviet-bloc）的各国货币对卢布的汇率。这样的货币管理方式很好地控制了贸易伙伴之间货币价值的波动，从而减轻了债务国的痛苦以及跨国公司和旅游业的担忧。落后国家的群众和统治者，包括那些刚刚独立的国家和还在致力于独立的殖民地，也无不热切地期待某个发展模式能为自己带来财富和进步，它们的期望随后落到了那些提供贷款或拨款的发达国家身上。就这样，落后国家或贫穷国家这种说法被从经济学家、公务员、银行家和编辑们的词库中取消，代之以“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和“欠发达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在速记的时候则分别缩写为DCs和LDDCs。

实现这一切——穷国能够实现富裕、富国能够继续维

持——的良方，由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比如，当美国和苏联政府争相提供经济援助来拉拢穷国的时候，它们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方式，而是同样都争着援助水坝、道路、化肥厂和灌溉系统。波兰政府所推动的经济项目主要由联邦德国和美国的银行家资助，这些银行家并不赞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所有制，大概波兰的其他很多计划他们也不赞同。不过，波兰人的种种构想，包括经济应该如何发展、为此需要什么资源以及如何赢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所有这些对资本主义的银行家来说却都相当熟悉，符合他们的常规和逻辑。

在理论上这一切都符合逻辑，而在现实中它们却很少能得偿所愿。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发展模式频遭挫败的纷乱时代。从波兰、伊朗、乌拉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和大多数非洲国家那样彻底的灾难，到爱尔兰、加拿大、意大利南部、南斯拉夫、古巴和印度那样令人失望的现状，分别反映了两种类型的失败案例。

苏联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仍无法满足本国的食物需求，也难以以为本国人民和生产者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更谈不上体现其在计划体制和经济表现方面的优越性。实际上，那时的苏联在

经济上已开始扮演令人担忧的“殖民地”国家的角色，因为它越来越依赖于向高度发达的国家出口自己的自然资源，然后进口精密的工业制成品，其中甚至包括那些用于开发自然资源的机械。成为经济上的殖民地当然不会是“五年计划”的目标，但是事态发展的结局就是如此。

英国一开始主要试图依靠所谓的需求政策来扭转颓势，但毫无效果。之后它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仍然没有作用。于是英国在此后又转向了所谓的供给政策，也同样遭遇失败。无论如何尝试，就像在没有经济理论指导和统计研究的旧时代不断衰败的许多帝国一样，大英帝国依旧在无情地向下滑落。

而在美国，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它的制造业逐渐地、稳步地萎缩，残存的部分与蓬勃发展的日本和欧洲相比在技术上也显得落伍。美国的工业一度曾引领全球的繁荣，而此后生产效率却逐渐下降。只有军事工业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了国家保证技术工人的饭碗、防止经济崩溃的依靠。

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在经济上的失望和混乱形成的同时，同样存在着经济的发展——最显著的是日本，还有以前属于落后区域的一些小型经济体，特别是被称为环太平洋经济圈（Pacific Rim）的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不过，成功与失败一样让人困惑，因为任何根据成功经验总结出来的

措施和政策，常常会在其他地方招致失败。鉴于这样的困境，经济学家们又回到了文化领域：日本人很聪明、工作勤奋，擅长团结作战；（中国内地之外的）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的家族成员会互相帮助，提供资金融通；相反，英国人则抛弃了成就事业所需要的美德；等等。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我们并不需要什么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家，有一定观察力的旅行者就能做到。

宏观经济学——关注整体问题的经济理论——是研究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知识的一门学科。它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对它的深信不疑和大力推行被大家公认为是件好事。我们通常以为，粒子物理学和空间探索的试验异常昂贵，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与银行、企业、政府和国际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投入宏观经济理论试验的花销相比，这方面的费用根本不算什么。这么巨大的花销简直不可理喻，从来没有一门科学或一门假想的科学会被如此骄纵，也从来没有哪种试验会在事后留下如此多的残骸、不快、夸大的希望和疑惑，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人们甚至开始怀疑，这些残骸是否还有希望补救。即便可以，它们也肯定难以恢复原状。

如果能正视现状，那么失败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矫正。然

而，即便委婉地说，对于现实的认真观察也从来不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强项。例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实际结果与发展专家们从中得出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即能略知一二。

众所周知，如果一个经济体由于饥荒、流行病、地震、潮汐、洪水或火灾而受到破坏，那么，未受影响的经济体可以帮助人们和企业恢复过来。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来自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就帮助欧洲国家及其企业在战后的废墟中重新站立了起来。战争带来的破坏是极大的，而援助的范围和规模也同样可观。如果没有在战争中未受损失的美国所提供的机车、卡车、发电机、水泥厂、轧钢机、化肥、拖拉机、机械工具、放射仪器、药品、课本、电话交换机、冷藏机械、推土机、管道、水泵、缆绳、切割刀具和更多的物品，这种经济复苏肯定需要更长的时间，战后的贫困将延续很多年。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马歇尔计划成了一个“奇迹”，它提供的设备起到了帮助治愈和恢复的作用，成功地将援助与欧洲本身的生产结合在了一起，使欧洲大陆迅速从战后的废墟中恢复过来，其速度和成就都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但这里我们必须暂时停下来，请注意一下，有机体的愈合——包括像经济体这样的有机体——与有机体的变形并不

是一回事，其结果是不同的。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例如，1906年的圣弗朗西斯科经历了地震和火灾的毁灭，恢复之后获得了发展和巨大的繁荣。但人们不至于糊涂到犯这样的错误：去建议红十字会不加区别地给那些陷入经济衰退或停滞的城市提供援助，以便使它们像圣弗朗西斯科一样，迅速重获经济繁荣。

很自然，马歇尔计划也没有使陷入停滞或下降的欧洲经济转变为发展型的、自发增长的经济。有些受援助地区，譬如荷兰、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确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就如同圣弗朗西斯科在灾害之后所表现的那样。但其他一些地区并非如此。英国同联邦德国一样接受了马歇尔计划援助的设备，可英国经济在当时并未因此像联邦德国那样得到快速发展。意大利最富饶、最有经济活力的北部地区进一步成长起来，变得更加富裕，而在过去非常落后、贫困、被动的南部地区，萧条的情形却依旧没有改变。来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以及后来出自意大利北部的更大规模的援助，都没能改变事情的本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经济因为本身的痼习而难以发展起来；人们不得不继续大量涌向意大利北部或更远的地方，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工作岗位和收入。

这就是我们所知的现实。然而，马歇尔计划仍然被标榜为

能将停滞的经济转变为发展的、自发增长的经济的援助楷模。来自各个国家、国际援助和发展机构的发展计划令人惊讶地膨胀起来，它们都言之凿凿地允诺，自己是面向第三世界国家的马歇尔计划，或者小马歇尔计划、类马歇尔计划等等，以吸引人们的关注。

这种空口允诺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在那些仍然停滞、贫困的国家，幻想破灭之后的人们充满愤怒；在发达国家，人们对于援助别人的想法感到憎恨，更糟的是，对那些得到援助的人也感到憎恨（因为援助的资源来自纳税人的收入）。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以后可以偿还成本”的幻觉之下欠下了难以偿还的巨额贷款，还贷的费用耗尽了穷国的出口收入，在某种程度上，一些极度贫穷的地区，除了能够在一二十年之内从“落后”进步到“发展中”的期望以外，实际上再没有别的奢望。由于落后国家难以偿还的贷款以及因此而追加的贷款，还有其他将各种事情捆在一起的不良因素，国际银行体系濒于破产。

同时，很多发达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已经陷入滞胀，成为这种失业率上升和物价上涨共同构成的奇特现象的受害者。从理论上讲，滞胀现象根本不应该存在，但它却真的出现了。一方面不能增加失业，另一方面又不能加剧通货膨胀，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应对。滞胀的影响远不只摧毁了良好的、发

达的经济可以平稳运行的构想，它还毁灭了所有大学正在传授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滞胀的出现使两个多世纪以来精心构建的理论都成了无稽之谈。

当工作机会成倍递增时，物价上涨并不是问题，只要收入上涨的速度超过物价上涨的速度，人们的生活就会逐渐改善。几个世纪以来，通货膨胀的这些特性备受经济学家的关注，人们一直试图对此有所解释。1680年出生于爱尔兰的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大约在1730年有过如下论述：

如果实际货币的增长都来自国内的金矿或银矿，那么，那些矿主、冒险家、冶炼工、精炼工和所有其他工人的收入都将按比例增加。他们将比以前消费更多的肉食、葡萄酒和啤酒，穿上更好的衣裳、更好的亚麻布，把房子装饰得更好，用上更精良的商品……对肉类、葡萄酒、啤酒、羊毛等产品的需求会比以前更加旺盛，从而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而这些产品价格的高涨无疑会使农民在来年投入更多的土地，他们也将从价格上涨中得到好处，并且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增加自己的家庭开支。

由此，坎蒂隆得出结论：“我认为，总的来说，实际货币